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_臣金德基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二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烏克紳

原名吳失
今改正

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盪充國王宗雋虞國

王宗英滕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軍都

原名潭觀
今改正

時

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謀誅諸父因朔旦伏兵於內宗

盪等入見擒送大理獄卒已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

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翰林韓昉作也時

左副元帥魯國王達蘭方握兵在外難遽誅之乃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僉書杜克為右丞相仍擢右副元帥烏珠為都元帥命下達蘭語使者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不克既而非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子泰伊

原名
太機

今改久之因赦得出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

酉上臨軒以見皆補官遣之 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
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
等退而竊歎聖謨切見立政用人為帝王之先務蓋堯
舜禹湯文武之治何以出此 吏部侍郎張燾遷尚書
時久早上齋居蔬食以祈雨澤己未秦檜奏曰考之
典禮陛下惟當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
羊檜曰陛下推不忍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既而甘
雨應禱霑足 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

以九日丁亥至中山傳云魯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
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
珠作都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
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即趣之行是晚達祁州 初右護
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世將置司
於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二萬人秦鳳帥楊政
總三萬人戊申世將秦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
乞命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

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充右護軍都統制
政充宣撫司都統制既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
千人於邠耀二州捍禦皆奏以俟朝命 僉書樞密院
事樓炤會諸帥議移軍事秦鳳經略使吳璘言移軍陝
右則蜀口空虛金或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
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俟敵情見力疲
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寨
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已酉離秦鳳翔府以歸陝西

雖號新復然自金偽變易之後軍民尚懷本朝時諸路
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雖分隸諸
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猶在又弓箭
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者皆駐熙秦兩路
而諸郡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以支一歲之食先是
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廩賜於是諸軍出關歸
怨於建議者洶洶幾變而閩州戍卒欲殺其守臣孫渥
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

即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
有待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章乞罪以罪去無憾
也 先是樓炤奏差環州保安將軍守臣乙卯上諭宰
執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
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寨民得安業可劄付
炤令諭諸帥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
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 先是夏國將李世輔與偽招
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

人於是僉書樞密院樓炤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
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樞等歸夏國既而
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言者謂宣撫司
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於三歲科舉補蔭之數今
既罷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
詔限一年言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千萬緡
民力殫矣賴陛下念之徙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

官吏多擇善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
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
謂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
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鄰國守信義乎
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酤條已免折屋茶鹽尚有沒法
亦乞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
而無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

威二人已詔遣還之於是韓世忠以書與秦檜曰榮威
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
之無復中原望耶乙亥檜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
在偽朝力捍官軍金人已割還舊疆宿毒乃腹心之地
榮威輩避罪奔逃貪功生事無故驅掠兩州之民罪不
容誅宜牒諭此意 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為敵執北
去遂臣劉豫為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遷右丞除資政殿
學士河南初復右僕射秦檜與億年為親乃召之還除

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偽授職
名參知政事李光以為不可乃已 朱勝非閒居錄曰
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婿也鄭億年母仲山親姊檜子
嬉復娶億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億年始至除雜學士
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參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乃止
後數月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
論沟沟而一時給舍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逆順之
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與謀者欲

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而為劉氏也欲吞
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則億年
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亂既復兩京陷
偽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
說二子均均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佑之功
欲貸之明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
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流均嶺表而均被極刑徽宗
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於張

均之從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久方見利害今纔半歲難遽責以近效若實無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者又以經制司所創官吏種種橫費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况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催未到綱運緣路分

闊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
欲歸併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幹辦官依舊
為主管常平官 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
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
四年卒於會稽 時金人法苛賦暴加之饑饉民不聊
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
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盤達蘭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
兵嚮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蜂起平定威

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太行山義士入懷州萬善鎮州
人大恐中原盛傳大駕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
晚視霞起則曰御營烈火光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
戊寅朔詔顯忠有功鄜延特與放罪初召太尉東京
副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
至是駐於鎮江己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人但馭衆非
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

難其人當於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臯輩才具
上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前
任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
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蓋小人
在外託聲以惑衆爾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
也 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今後犯茶鹽人免根問來歷
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
舉而行之則吏不至廣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部

先是雷州有海商為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
所死於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
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寃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
刑獄以下官皆重黜責上曰古者刑人則君為之徹樂
減膳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今後遠地
監司須為朕遴選秦檜等仰承欽恤之意至是上又詢
雷州獄事檜曰已到乃令刑部詳之蓋上哀矜庶獄常
記淵衷如此 金國主亶既誅達蘭遂以右丞相王烏

克紳為左丞相右丞蕭慶為左丞烏克紳嘗副尼瑪哈
行事雖為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尼瑪哈以下皆
不能及國人號曰薩滿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
變如神也是豈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

事在五月

烏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克

虞滕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

事在七月

太史以告奉使守

文虛中虛中語之烏克紳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被
誅金應天道如此其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

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即烏克紳也又曰
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
誅於兩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為都元帥烏珠所誅奉使
洪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知之故得免 時烏
珠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蓋金法罷兵則權在
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載間元
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和議者亦達蘭臨死
之言有以動其心也 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

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國主亶致命亶悉無所答
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
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
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蕭哲以國
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
盟與民休息使奉命通知兩國爾 冬十月辛亥詔侍
從官各薦二人上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遺才必多
可令訪求推薦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無方之意 成

都闕帥癸丑以吏部尚書張燾為之仍除寶文閣學士
時罷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都一路如
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省以寬民力

在己酉今
聯書之

及燾陛辭言蜀自軍興民力久弊官吏不恤

臣願宣陛下德意俾一路被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
事悉以委卿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也

戊午宰執奏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軍
中偏裨如董先牛皋頗驍勇可用但先好貨皋嗜酒皆

有所短未可統衆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知人善任使雖
軍中偏裨性行才否無不洞察 丁卯宰執表上皇太
后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山修築至於器用供帳
衣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
孝篤於奉親之禮無不周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吳玠
久在蜀備著勞績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
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
將帥不忘其勞凡被堅執銳者孰不感而自效也 金

人近歲用兵多不利始知憚中國時有遼軍萬戶韓常
為濟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
北非南之所能敵茵益都人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
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
事爾 十一月己卯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纔至燕京
而彼國元帥烏珠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初補官人並合赴部
注授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歷親民一任上曰有祖

宗成法自當遵守

嗣濮王仲偁卒

戊子司農卿莫

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
事務上曰迨及朕舊寮亦見朕於臣下無所偏也秦檜
曰唐龐壽相任濮守以污敗自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
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焉
得獨私故人壽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
右正言陳淵乞凡賜賚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
莫將未應遽除次對須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

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焯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
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淵沙縣人
也 壬申秦檜奏神宗哲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

實錄

按此處疑
有脫文

實錄當實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私意

於其間耶 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河埽事癸酉上

曰河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上每見
一埽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

梧民被其害矣 金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職吏監司郡守

不即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也
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僉書院事樓炤趣令還
任供職 時侍從官論薦左朝奉大夫張甸等皆令除
郡壬戌上曰士大夫固以任中都官為榮朕謂百姓國
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為重無內外之限甸嘉興人也
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
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
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有嘗事偽楚人徐偉達者差

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凡仕偽之人皆諱其官稱惟
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耻者一郡既可惜且無
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為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
當言者皆為劉君先矣 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

游獵春水秋山冬夏拉必

原作刺鉢今改正下同

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

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世雖或游獵未常立四時定制
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番境內無事始於每歲春水
獵鷺秋山射鹿夏則避暑於長嶺冬則就暖於陽城既

畢然後歸廣平靴甸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定
遠近騷動時宜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擾不知自警乃循
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於此矣 十二
月甲辰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興我宋萬世之基而保
州睦宗院既陷於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
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 宗正
丞鄭鬲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糶
壬子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

恤饑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盡無不本於愛民禹侯官人也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囑迫於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出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已已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金僉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縣縣籍民戶丁

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尼雅
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直始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須
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劄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然
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年

歲在庚申

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日外

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又
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無事
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不令卿等知
却致積成大過耶 時遷工部侍郎李誼為尚書欲借
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

廷遣人往新疆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為姑息
之政即詔罷之 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護
梓宮使以知閣門事韓恕副之 壬辰詔上殿官唐文
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川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
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非特養成
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文若庾之子也 癸巳上諭
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材然後用非
其人至於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

不審也 初太尉郭仲荀既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
下統制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為醴泉觀使既而俊
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 詔陝西買馬已及千匹
自此必益多宜指畫牧養庶幾蕃息以脩戰騎 癸亥
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今當
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枉費
亦非所用宣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
忘危而留意於武備如此 二月癸丑以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
軍以行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 廖剛又請起舊相之
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 初秦檜請下有司
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秘書省
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歷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修
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官罷歸元處既而著
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於
是復以國史日歷所為名 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

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
丁未詔從之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
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壬申上謂宰執曰爵祿本
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擢至
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
等敢不仰遵聖訓 言者請復置勲官癸酉詔付吏部

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閣直學士趙
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涇原帥清遠軍

承宣使張中彥前郟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闕師古皆入
覲而彬已到闕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
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
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暇陛下引見
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而
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
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
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

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强屈汝既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為兵部侍郎中孚醴泉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都虞候未幾師古卒其後諡曰毅勇 先是上嘗諭秦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為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千勤止數十人而借者或止收錢而去已未檜具稟乃

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
違者重寘之法 先是遣禮部侍郎蘓符為金國賀正
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軾孫也 初
陝西沿河諸郡謀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為名將
興兵渡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
踰年梓官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彼國竊慮敵
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口
近探到金果於河中廣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稱金

復要興兵乞先事為之以防意外之警兼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機不可失况本路統兵官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及早去留萬一有不測應干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畫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小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

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偽不敢訓兵兼
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
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
西其助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為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
措畫 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
拘舊文請從重比殊拂於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
刑以彰先帝之美 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
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

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 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
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於簡事不貴於繁癸亥上謂宰
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闕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
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
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
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舊額

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
制直閣等官 時殿前司有將領湯尚之者詔與外任

乙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揚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蠹耗國計也 戊子

上謂宰執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等竊歎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 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中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

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浸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
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 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
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台對張闡
言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
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為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
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疎矣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
之復可冀於是闡試館職為正字

除正字在
閏六月

初金元

烏珠將渝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至

是分四道入攻一攻山東曰聶呼貝勒

原作聶黎寺
蓋今改正

者將之一攻

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即薩里罕也一則攻河

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

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

據張
戒默

記乃正月
十三日

入東京執留守孟庚於是烏珠駐舊龍德宮

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遂

降於金

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

江淮至穎上錡與屬官杜亨道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
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
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
輜重相去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
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
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
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敵已
厭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錡

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
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
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緣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
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
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杜杞守北
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軍人皆奮曰
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
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敵之游騎已渡河

至城外矣 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
復故疆進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
帥兼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
統制郭浩領八千衆在邠耀二州餘則分於利路帥兼
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及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廊延
帥王彥熙河帥孫渥布於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
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馳二百五十里破永興軍直趨
鳳翔府據之而我陝西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

撫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璘孫渥已隨世將在
河池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
稍集世將即遣璘政晟同率大軍會諸路統兵官涇原
曲汲環慶屈鄜延趙維清等分據渭河南一帶外捍六
路內保四川先是張燾出帥成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
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及燾至永
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
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於是燾為奏乞速

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
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 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
靖康以來每據檝前事歸曲中國以為兵端自前年割
地請和朕待之之禮已盡忽無故稱兵曲直有在朕今
決意用兵秦檜等曰陛下本以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
此素定之計今烏珠骨肉相屠遺毒中國首亂舉兵陛
下赫然震怒當為弔民之舉臣等敢不效死承命 命
少師萬壽觀察使劉光世為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

援劉錡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以護國軍承宣使李顯忠為殿前都統制從之光世復請統制官王德隸其軍德堅不肯從時秦檜素主和議於是中丞王次翁言於上曰陛下既以和議為主而諸守備益嚴士卒勇銳金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為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

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而都統制楊政與
涇原帥田晟鄜延帥王彥並據渭河南一帶與敵兵對
壘都統制郭浩駐涇州而熙河帥孫渥權參謀官渥勸
世將退保諸將亦曰敵掩我無備我分屯之師未集宜
少退清原野以避其鋒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曰敵所以
輕視我者聞先兄之亡謂我無備今若退墮其計矣璘
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分屯之兵未集關中旦暮
望官軍捷而吾遽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於此勿多言

也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仍命璘統軍二萬於寶
鷄河南捍敵庚子詔璘節制陝西諸軍方下而未達也
時金選精騎令哲庫貝勒作前鋒有受金號令者與敵
通謀辛丑敵騎掩至右壁寨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
仲自奮身督戰哲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
方危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既而諸軍老
小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 時有
盟進奏院陳鼎上書言金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使

不即敗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為自治之策
秦檜怒送之吏部鼎松溪人戩子也 初吏部功賞難
於覈實吏得舞文為姦司勳郎官張官因陞對力陳其
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
舍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
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
為定制人以為當官晉陵人守兄也至是遷秘書少監
時官齒髮以衰每盥濯危坐而讀未見之書自視無愧

於蕭德言云 新西京留守仇愈未至而金背盟乃復

愈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六月甲辰朔右僕射

秦檜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

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

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

臣今請先至江上諭諸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言不可

行即乞罷免上嘉納之 初威州團練使李貴統官兵

於江西虔吉筠三州及湖廣界招捕盜賊至是貴誘到

首領一百餘人脅從六千餘人丙午以貴為登州防禦使時金人圍順昌府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地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騎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羗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日乙酉以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沿淮制置使錡未之知也金將哲庫貝勒自武功縣整兵再來是日乙酉都統制吳璘楊政率大軍迎敵至扶風遇敵力戰金先是於扶風築

城既敗亟入城閉門拒守官軍乘勝攻拔其城殺敵衆
幾盡援兵繼至亦敗而走 初言者論太常少卿劉昉
宗正少卿陳淵皆罷至是言者又論二人之去而工部尚
書廖剛謂昉淵乃已所薦獨以為賢又金人敗盟而剛
幸時警復肆嘵嘵以惑縉紳庚戌詔剛與外任遂除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
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錡俊既不樂錡
而德復懼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

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竒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
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上今自奮報國爾能
救錡則可謂竒功矣德復慮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
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寨遁去
順昌破敵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介求援於朝得報已差
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三日金兵既
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
十騎到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憇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

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日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敵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烏珠至淮寧府自三路都統以下皆捷之於是以三路都統官守南京將軍韓常守潁昌府而自與龍虎大王者

擁其餘衆向東京 潁昌被敵記曰烏珠捷將諸韓常有怨言曰我一隻眼只為爾於和尚原環了時人情頗離烏珠至東京欲往河北僉軍王山曰河北有百姓無正兵可僉也 參知政事孫近奏被旨奉迎兩宮今道路未通欲權結局戊午詔從之 甲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憂去位 庚午以鼎州觀察使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 時金別又陷宿亳淮西宣撫使張俊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

趙密出西路密引衆經蘓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
連宿城與敵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率衆自壽春趨宿
夜半釀破敵營降偽守馬秦乘勝趨亳又下之密以孤
軍駐壽春累月敵不敢南嚮俊既復宿亳二州遂引軍
還壽春府時俊軍威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俊亦先
計後戰故未嘗敗 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
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
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

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

伐辛未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兵入沂
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 是月資政殿學士馮

澥卒 時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與

金戰於潁昌府敗之遂復潁昌憲又與戰於陳州境敗之
飛別遣統領官楊成與金戰於鄭州境敗之復陳鄭二州而

飛自與烏珠戰於偃城縣殺其將鄂爾多貝勒

原作阿李朵
李董今改正

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張浚聞淮上有警亟具
邊計言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則我德之必深

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弱幸今金自反覆士氣尚
可以作臣願引權制變用天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措
置一定大勲可集矣。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統
制官李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
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
著績而置高位曩邊遽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
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川陝之陷安在其謀
且勇兵纔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

錢十萬與為軍資盡且復乞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右正言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之蹟不可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高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蓋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所懼焉時東京留守孟庚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

降金閏六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於全州 癸未上曰
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於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作浮
屠水陸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 甲申時陝
西秦捷金既不敢度隴蜀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
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
吳璘及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知永興軍兼樞
密院都統制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
奉國軍而宣撫副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

殿學士時有獻計決淮水以灌淮陽敵壘辛卯上謂宰
執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檜曰陛下聖
度兼愛如此宜無敵於天下也 特進趙鼎自泉州罷
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
將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
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未結王時雍薦之張邦
昌遂受偽命為京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
又向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浚官錢十七萬

昏皆有實蹟望顯寘於法章三上丁酉鼎責秘書少監分
司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
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知書曰幼子之
病以某謫溫陵失于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謫潮陽惜於
離別而死一罹被譴而併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故
移禍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斃強顏
苟活惟是責躬無地自容耳 戊戌賜諸帥詔曰狂敵不
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廷尚

慮狃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已在朝夕必滅為期谷爾六軍咸體朕意 湖北

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獲捷至是詔書不許深入飛遂

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野

記

奉使洪皓時在燕窩

奏順昌之後金人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惜也 福建安撫

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秋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

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為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
軍都虞候泂淮制置使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
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
班師次於鎮江府 時方用兵當嚴斥堠已未宰執奏
擺鋪事上曰遞鋪兵極可憫月糧雖按月支鋪屋亦須
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檜既退竊歎仁心周
徧真堯舜之用心也 詔討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
王權攻海州破之擒偽守王山獲金人押至行在王山

即隨敵至順昌城下者也 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
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時舉國內兵盡赴祁州大閱
舉所閱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三郎君敗
於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
敵可擒也乙丑詔却押回世忠軍隨宜區處秦檜請今
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
其實不敢妄奏也檜曰陛下於庶政覈實如此孰敢欺
乎時世忠怒統制官呼延通赴淮以死 丁卯詔川

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帶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官傅忠信同措畫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距且當盛夏多不容其遣兵兼王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

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王俊會雖同傳師禹結到河東
忠義秦海等一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 八
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能
自運豈立國之道秦檜曰此漢高帝馭英雄之意也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
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動
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於一
命一令存教化於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

也 已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淮陽期於必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意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為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 言者以為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於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於監司者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寃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陛下察見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 詳定一司勅令張宗元

奏刪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 詔川

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魚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遏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蓋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攻陝西諸曾受偽命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遷轉緣從偽既久率望風降

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誘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安撫朱勇將官梁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矣時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罕陰遣客刺政詐為降人政覺而誅之 辛亥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並配大赦天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

西諸軍吳璘總兵至秦州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
誼將官邵干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 戊午宰執奏事

上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
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
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也 庚申吳璘進兵剌

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原作胡蓋郎君今改正戰兵潰 時行在遺火

壬戌宰執奏犒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令去蓆屋作瓦屋
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

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 癸
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
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
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聶崇義三禮圖
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况亦無大費也 是
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自計四十
二人宰執子姪皆預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自置舉

場以來未嘗有也

朱勝非間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

少舉子多求牒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艱易百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塗更相扳援其勢炎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

昭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壘裂冬十月己亥詔本府委官修之 勅令所修在京通用勅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表上之 右正言万俟卨論淮北宣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陞黜必明當其功罪可鑄職與遠小監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卿賞賚優渥至是出於威斷勸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己丑上曰朕於軍興調度尚恐有傷百

姓其可以無名之費重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
安府居民遺火延燒省部官舍 朱勝非間居錄曰初
上駐蹕應天堂饌頓減至維揚又減至餘杭又減宰執
每員日用二千有奇僅備一食紹興四年趙鼎以元樞
為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轉
運司臨安府又取二萬緡行有日矣會鼎拜相因淮上
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
使置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為一料畫旨支降傳充軍

書警奏間探之費其後司廢庫存隸於三省內結諸宦
外交諸將首尾五年御史謝祖信論鼎章內一事云盜
官錢八十萬緡蓋此錢也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
人歸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
帑歲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賚便蕃權勢熏灼綫履每
兩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
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
賞計敵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

而兵未嘗舉百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 資政殿學士翟

汝文卒 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冊癸亥右僕射秦檜言陛下字法道勁絕類雲天之體上曰學書必以鍾王為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檜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天下蓋必以堯舜為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於前也 是月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胡文修請外除端明殿學士
知台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
可以察知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好色喜貨至於入關
秋毫無所犯唯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於是秦檜
等仰歎聖學淵妙商權古今非羣下所能及也 壬午
上皇太后冊寶上躬詣殿廷祇發赴慈寧殿禮成百官
於宮門外遙賀太后先是冬溫無雪上以嚮春疾疫為
慮是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闔雪不降至夕大雪

人情懽悅道途相慶甲申秦檜奏曰陛下聖孝感通天
意昭格明堂禮成然後雨尊冊禮成然後雪若出符契
陛下再三謙抑不居臣等仰見聖意欽天之命雖休勿
休如此 丙戌禮部侍郎蘓符遷尚書 初建寧軍承

宣使知代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為叛將所執令拜
金國詔書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帥司以聞丁亥詔
贈忠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 言者
乞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帥所隸

統制統領官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所使便可抽擢何必更令薦舉蓋上於人材大小無不徧察下至徧裨已深簡於淵鑒矣 婺州東陽縣魔賊竊發丁酉詔遣前司裨將王滋往捕之上令宰執諭滋不以多殺為功未幾賊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附生臣郭爰燮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一年

歲在辛酉

春正月辛亥時有進保蜀論者上既

覽之甲寅謂宰執曰彼但採三國志語殊不切時事又多引諸葛亮為證不知古今事異亮方出蜀以圖進取今欲守蜀以圖扞禦豈可同日而語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學洞察古今之理初金元帥烏珠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復僉兩河軍與

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
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至是烏珠果來侵乙卯
入壽春府境己未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統所部兵二
萬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張俊已至行在亟令回建
康拒敵知壽春府孫暉與統制官雷仲皆棄城而去遂
陷壽春殺守兵十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衆而廬州守
臣樞密直學士陳規病卒故守備皆缺惟有宣撫兵二
千餘人亦相率南遁乙丑劉錡至廬州城下敵騎大

集騎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錡
而不敢逼相持至暮各解去言者以為敵人盜邊歲
以為常在我有備則外可制侵擾之患內可安搖動之
情比者敵侵壽春如雷仲孤軍兩捷而劉錡全軍繼達
則士氣益張當有以遏其勢惟是民間妄傳以惑羣聽
宜下臨安府覺察是日丙寅詔從之二月丁丑上曰
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
皆言劉錡善戰者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爾

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為可
取也蓋上之知人善任使得堯舜則哲之難如此 江西

帥臣梁楊祖擒捕諸盜殆盡詔自雜學士加顯謨閣學
士 先是劉錡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據之
以遏敵衝軍勢復振金元帥烏珠既踐淮西遂直據和
州時淮民渡江避敵者不知其數張俊先遣其姪統制
官子蓋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王德各率所部兵先
據采石甲申俊夜絕江與錡聲勢相接上又命殿前都

指揮使楊沂中為宣撫副使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敵尋退俊復和州分遣王德與統制官趙密追之密命所部將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命兵出六丈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丙戌劉錡至柘臯適與敵會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丁亥德與統制官田師中麾兵渡橋先薄其左隅敵陣動錡與諸軍合擊之俊以大軍繼至敵大敗遂復廬州庚寅俊與沂中及錡皆至城外 初建康

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
仍遣其子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使叛
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庚寅上謂宰執曰
金人擾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精思所以
應之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轉若隨物所轉曾
中不定則何以應變秦檜等曰邊事遽興若非陛下神
武獨斷聖志素定不惑於浮言臣等豈得少効萬一
乙未詔劉光世韓世忠楊沂中劉錡諸將以捷書繼至

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 三月庚子朔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遵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為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為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利害要須駕馭用上又曰文武之道雖同而事實異世稱衛青不薦士為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預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 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緡錢六十萬助

軍癸卯詔獎之 言者謂金人雖遁兩淮郡守當易以武臣使之深溝高壘常若敵至而選通判俾治民事從之 淮西宣撫使張俊與副使楊沂中為腹心而與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隙故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自金人犯淮西濠州被圍守臣王進屢遣人至軍前求援而近有被擄民自淮上回者皆言敵去已遠甲辰諸將議班師俊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

平州而俊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俊取宣
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渡歸行在庶道路次舍不
相妨凡已啟行纔數里諜報金攻濠州甚急俊馳騎邀
錡錡乃回軍繼進 是日宰執奏柘臯戰地橫屍十餘
里臭不堪行上愀然曰南北之民吾赤子驅冒鋒鏑使
就死地朕不忍聞之乃詔戶部給錢使瘞其屍仍作水
陸道場以慰其魂魄秦檜等仰贊聖心仁惠如此堯舜
不能過也 丙午曲赦淮西 戊申張俊至黃蓮距濠

州六十里而城陷王進被殺敵已退去俊召沂中錡謀之沂中欲追敵錡曰彼得一州而遽去必有伏也俊乃令沂中將神勇一軍直趨濠州塗遇伏都統制王德救之得免時朝廷未之知也庚戌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

豈忍以多殺為意乎是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癸丑俊
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州時俊兵八萬皆強壯
精銳為諸軍之冠號鐵山軍 唐申上謂宰執曰唐太
宗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其為突厥所窘也用大
箭却之突厥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
庫每郊壇必陳於儀物之首以旌武功朕常疑之凡人
手足身體長短決不至相倍蓰則大弓長矢如何用朕
疑是弩史官誤書為大弓耳秦檜等仰歎聖學洞照精

微詳觀物理非諸儒所及也 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

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為
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右僕射秦

檜皆恨之

此據野史

夏四月壬申言者謂御前軍器所既

屬工部即合隸臺又役匠四千五百餘宜揀退其老弱
之不堪者並從之 金之寇淮西也參知政事孫近請
名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
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乙卯以為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後再論遂落職 戊子淮西宣撫使張俊於內殿奏事已丑上謂宰執曰朕於人不專聽其言必觀以事如以張俊之言而參攷其事乃知俊之忠誠體國為可喜也 庚寅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

官合罷之 初給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諸大

將久握重兵難制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

權檜用之

此據野記

乃密奏上以柘臯之捷名太保淮東宣

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

岳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忠俊已至行在而飛獨後
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
置酒湖山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
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
院壬辰以世忠俊為樞密使飛為樞密副使惟俊與檜
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權即首言臣既備
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
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為言也於是禮部

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日天下所共憂者一旦變為
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
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
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槩以緣
邊倚兵為重今大師去則人心懼昔三帥兵律不同今
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者又
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惟統制官在外有如麀高
按麀高二
字未詳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

合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
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
得以為言矣未幾除剛中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
詔三省樞密院依在京舊例分班前後奏事參知政
事王次翁以樞密副使岳飛已官少保乞班其下詔從
之王次翁叙紀曰王伯庠傳紹興辛酉金人有飲馬
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
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

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謀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柘臯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

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
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鎖院明日宣
麻是夜將半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
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
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
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
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
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相謀之已久雖

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
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
有 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
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
五月己亥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為翰林學士

時御前軍屯駐處並置總領錢糧辛丑乃命太府卿曾
慥於湖北司農少卿胡紡於淮東太府少卿吳彥璋於
淮西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預聞軍政不獨

職餉饋而已慥布孫也 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

寶岳超成閔等克殲大敵宜頒賞典勝寶並為四廂都

指揮使超承宣使閔防禦使 辛亥上謂宰執曰朕與

諸將論兵未嘗論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

帝業項羽屢勝終不能成事一敗遂亡故凡論兵者不

必論勝惟先慮敗冀終成也 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

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

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兵自有次第

朕往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
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
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言者以謂綱紀正則朝廷尊
向者三宣撫司有軍期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權宜
各置承受官今韓世忠張俊岳飛既除權樞密文字自
經通進司投進則承受官宜罷丙辰詔從之 是日開
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于饒州 甲子御前都統制田
師中王德並除節度使師中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

之功也 六月辛未戶部具贖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
凡為政之本必抑彊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
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祖宗
法似未可用也 乙亥以僕射秦檜為左僕射仍兼樞
密使封慶國公 初樞密使韓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
戰常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辛巳上謂宰執曰世
忠以尅敵弓勝金敵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
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

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巳上謂宰執曰探報虛實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既自治矣待彼自亂方可臣服漢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後竭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當自治以待彼之釁乃可致中興也 三京招撫使劉光世以疾丐祠

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勲舊賢勞爾秦檜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以戒武王而陛下優為之賢古帝王遠矣詔以光世為萬壽觀使 奉使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徽以

官 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實錄至是書纔成六十卷秋
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庶子以翰
林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 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
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
十餘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
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
則通秦不能固敵來往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
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

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
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
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時有上殿官
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幼不給王室孤弱同姓凋零
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當參用皇族陛下欲求其
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捍闔之說
自嚮求進朕為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因是識
之亦屢與陞擢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恥當議

竄責以為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為湖南郡
守陵茂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識於潛藩而用
之今知其小人而竄之賞罰無私真天地之心也先
是臨安境大旱上自是月初不御輦遣有司歷走羣望
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祝無所不
至決滯獄出繫校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
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
來卧不安席夜分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

事循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美周宣王能遇歲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實允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

是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 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功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効之

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
漸革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
辛未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姜師仲等為鄉監上曰凡事
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鄉監之選也郎官鄉監乃
侍從官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
鄉監之闕者凡除郎官鄉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
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
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

職之請不可不謹於是秦檜等仰承聖訓願遵守之

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
万俟卨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
飛來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
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諠外議所幸俊止其言
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軍
節度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 癸巳
陝西宣撫副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軍

吳璘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隴州樞密院都統制
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于晉陵癸巳詔特起復
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秦隴二州及破岐下諸屯取
華虢二州又入陝府 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
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兵斯民
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
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
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是

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

湖南漕臣汪叔詹以書白左僕射秦檜言岳飛頃於鄂

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

罷未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

丑檜奏其事以為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

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遣瑀往軍前根括錢物

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

幾何當議省之 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

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為心
奔競苟得居內則為遷在外則為黜夫外任責以民事
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十年間風俗隳壞趨嚮
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 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
知閣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為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諭
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泗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
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
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

創一也始謂我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甲寅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

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丙辰詔利州觀察使劉光遠充全國通問使忠州防禦使曹勛副之 著作佐郎鄧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薦之自布衣除刑定官洎入館久兼史職左僕射秦檜過局嘗書其史藁之後以為得體然媚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歷為言者所劾罷去久之卒于家 冬十月丁卯以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 時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駐兵寶雞金人萬戶通吉貝勒屯渭北政欲

拔其城戊辰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麤
戰縣旁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軍騎突出
陣後山上執幟以招揚為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
矣遂驚而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
之 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
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
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先是少保
岳飛舊所部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冀朝廷

還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未發間為御前都統制王貴
所告時樞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僕射秦檜
乘此治飛詔委俊收憲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卿
周三畏鞠之戊子宰執奏制勘院乞追人證張憲公事
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非用刑之本
意至於兵亦然王者兵以仁義為本故惡夫人之害仁
敗義者若兵出無名反致害敗亦豈惡人之意哉

此據野史

修

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為太傅醴泉觀

使其兄主管步軍世良亦罷為提舉醴泉觀使仍加奉

國軍承宣使

此據野史及墓志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

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

罕得見其面云

金大帥烏珠率衆復侵泗州詔樞密

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

官子蓋提兵於淮陽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

江恐妨和議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

曰北敵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迴是必有他意

也 初嘉州界外虛限蠻人歷塔等領衆犯中鎮銅山寨官兵力不能制寨將茹大猷遂為掠去本州連年防範所費不貲是月歷塔降遣蠻將軍葉過帶蠻子送大猷等還本州委知峨眉縣梁端修同權中鎮寨曹謹修於界首與之折箭重立盟誓自後不敢犯邊遂申川陝宣撫司依便宜黜陟補歷塔進義校尉仍以錦袍銀帶給之 十一月丙申宰執擬李迨知洪州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居多必

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宣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徇毀譽之空言也

丁酉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稟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纔四月至是疑而忌之

此據野史修入

故言者論同以謂自初執政即至建康

遷葬所過多擾州縣又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己亥以同為提舉

嵩山崇福宮既而再論遂降分司 癸卯宰執奏言者
乞詔六部守法不得妄有申明事上曰祖宗法令嚴備
付在有司吏舞文出入而六部長貳不肯任責事事申
明取決朝廷此何理耶朝廷選為長貳乃苟簡自便甚
失委任之意當顯出一二以懲之長貳盡心則吏不敢
舞文矣 時金遣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
制誥邢具瞻為使副來審議而我所遣通問使魏良臣
王公亮等與之同入界乙巳詔公亮先奏事良臣權充

接伴 劉子羽墓誌曰金使臣揭大旗舟上書曰江南
撫諭子羽時守鎮江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
使者見其有異大懼以為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某
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
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 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
光因近日二使遽還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
之意蓋幸有警以覲復用乃詔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
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

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
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
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 時金使
在驛見有日而殿陛之儀議猶未決左僕射秦檜訪於
知閣門事鄭藻藻曰單禁衛則非所以隆國體嚴環列
則適駭敵情先聲一出異端蠱起或誤大事惟臨期戒
設仗蔽以帟幕班定徹帷出不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
卒為定制藻開封人也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等入見

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
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
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
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明言金若歸我太后則不憚屈已以與之和如其不然
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以右諫
議大夫万俟卨為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
除執政奉使乃改命卨推勸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

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
次膺舟行過鄂飛燕待之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
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
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
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公救
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是飛悟昨夢乃新中丞也
洪邁夷堅志然邁以新中丞為何鑄是月戶部侍郎張澄遷尚書 十二

月乙丑朔上謂宰執曰和議已成軍備猶不可弛宜於

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足過也 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林等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

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 癸

酉工部侍郎莫將遷尚書 左僕射秦檜言攷之經傳

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
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
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
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
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陛
下光明之性如日並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

豈能妄說以惑聖聽乎 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
分賜宰執上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
一絕也 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
成飛坐金人侵南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赴援及指斥
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置
擘畫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
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憲為收飛及雲
書遂謀反僧澤一向憲言宜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

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於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並遷廣南且籍其家資而配澤一初秦檜之居永嘉也今秘閣修撰主管王隆觀薛弼嘗遊其門又高為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高至是治飛獄弼雖嘗為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因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待士且

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敵號為良將其死也天下寃之後謚曰武穆

此據里史

時朝廷以淮東湖北諸屯不安命樞密使張俊

往撫循之或謂俊盍為備俊曰何自疑如此於是宣布德意遣人諭武昌皆帖然安堵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二年

歲在壬戌

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

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

乙罷樞務不許且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

掌故岳飛之兵又薦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往金陵

於是並詔為御前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

駐劄

此據野
記修入

戊申言者論敷文閣待制知徽州

朱芾秘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皆嘗為岳飛謀議
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並落職
初奉使何鑄曹勛等至金國見其主亶於春水開
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金主
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有轍改勛反覆懇請語
甚切至金主首肯數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尋
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
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

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
及太母語至是勛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
之策以兵威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
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 是月太保萬壽觀使

劉光世卒於行在後謚曰武僖光世遺奏援例乞免其
家差徭科斂中書舍人張擴持之以為不可時擴在後
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為上言之 二月辛未詔建

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晨省昏

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
太祖受命北征次于陳橋軍中有知星者苗訕引親吏
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訕舉手加額曰此天
命也及王既受封有日者尤若訕私謂普乃並日二字
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蓋不特同符藝祖而大人繼明
照四方之象已兆于此矣 己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
論監司不按州縣之吏壬午上謂宰執曰汝明所論甚
當朝廷分道命使正要幾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

賊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有臺諫章疏者當併黜之
汝明黜縣人也 己丑詔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
蘇符侍郎陳桶郎官方雲翼討論典禮不詳具祖宗典
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並罷雲翼永嘉人也 三月
貢院上博學宏辭合格人京官洪遵選人沈介洪适詔
賜遵出身适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遵适皆徽猷
閣待制皓子也皓奉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
后歸耗辛酉宰執賀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陷敵國

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孝之報遂詔
遵館職适勅局刪定官自中興設詞科以來即入館自
遵始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朕謂文貴適用若
不適用譬猶畫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事中鄱
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試以示勸獎上
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晏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一以
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博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
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

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
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熈第一熈有官左
僕射檜子也遂降第二溥永嘉人誠之侯官人也川
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
忠義首領俾為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
諭使鄭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
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為界惟和高原
係玠立寨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

欲以鐵山為界果爾鐵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
隘悉為所占其四川並無限隔雖金州殺金坪仙人原
稍險別有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
已病丙辰卒尋詔川陝津置其喪以歸 夏四月丁卯上
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為
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
一相耳一相得人遴簡乃僚而薦之則人主當斷而用
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人君

之道者也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買發
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略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知邕
州俞僖以下各進一秩 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却敵
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睿筭無遺
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羣臣每諸
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蹤之功也卿等同寅輔
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能下
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 兩浙漕臣王喚

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 己丑皇后邢氏已上仙
丁亥訃音纔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曰先
王制禮無過不及適于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等威
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 金遣其臣烏陵
贊謀至陝西議分地界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出白馬關
外見之贊謀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指鐵山以西
為界剛中曰此難即割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和而不
退和尚原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矣贊謀

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陝蜀要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地之半棄和尚原仍於大散關內得興趙原以為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中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居閬中自移于河池縣饋餉不繼人以為病剛中奏移司利州務從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丙申詔于盱眙軍置榷場其後

安撫軍光州皆置 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尚書省
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
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無過
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立法在是
月乙卯今

聯書

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
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第給錢五千緡上
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廢其像或廢其徒皆
不適中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庚戌工部尚書莫將等議上大行皇后諡曰懿節

先是上以太后回鑾普天同慶可召和氣猶慮諸處以
奉迎為名緣此科率却致嗟怨已降詔悉令戶部自支
不侵諸州經費庶不擾民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
之事乞嚴禁止之己未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唱之
但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于河以救河伯取婦蓋
知此道也六月甲子大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
留守孟庾徽猷閣待制前知淮寧府李正民還朝庾等

奏昨兵渡河不能死節陷身辱國乞正典刑詔放罪任

便居住

詔放罪在是月
癸未令聯書之

乙亥宰執奏上殿官晏孝純

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
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
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於是秦檜等
仰歎聖聰周知民情如此 時川陝都統制吳璘入覲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
繼之丁丑宰執奏璘功賞士上因以璘所對語之且曰

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上又
曰當須令適中政有賞罰如醫之用藥不及則不能治
病太過又傷氣也 時有學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
新義為言者所論癸未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
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
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甲申宰執奏言者
所論鹽禁事上曰古今事異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
八九豈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

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手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堰壞而田多荒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計二十餘萬石又城南並漢江岸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堰捍之水遂趨南岸城賴以安是年召宣州觀察使趙密於建康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

管步軍

秋七月言者論福州僉書判官胡銓文過飾

非用欺羣聽士之無知者往往從而宗之望竄斥以為

惑衆之戒癸巳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皇太后回鑾大

金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甲午起發 癸卯吳璘亡

用初任團練承宣使為其子授文資上許之中書舍人

張擴以為不可乙卯上謂宰執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

之材後難得矣張俊曰須試而後換文可也上曰俊言

甚是宜降指揮以革其後上因舉杜甫詩將軍不好武

稚子總能文之句謂甫意蓋有在也於是秦檜等仰見
聖心之不忘武備如此 戊申宰執奏事因論車服有
用玉者上曰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朕觀今所用祭器
香別山樽自有山樽之制犧樽自有犧樽之制如玉鬯
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製也上尊事天地奉先
思孝故凡服食器用必以祀事為先秦檜等不勝嘆服
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
朝郊廟大禮有三駕之制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

將迎于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蒐舉往憲有
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
邵諤製造已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
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
其數最為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 是日上又諭宰執
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
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
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

動搖軍情也 大金國遣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秘書監劉禔等來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厲精庶政臣寮所上利害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 時因有宗子犯法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官今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為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

留意宗子以教為先惇叙之實莫大於此 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即行之且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 八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徭人作過事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慮致生事於是秦檜恭稟聖訓以諭錡焉 丙寅皇太后渡淮 言者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何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叙陳既而以樞臣使金乃謂以讞獄不

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所遷延乃在黨惡遂罷鑄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歸安施鉅長洲李溢昏鑄所薦詔悉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為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為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

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 皇太后回鑾已近辛巳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溫龍綃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携持夾道擁看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子母之重驩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

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乙酉上
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
是秦檜等仰歎聖德之至宜其篤生上聖以建中興而
鸞馭言旋為天下之母也 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
宮回己丑上至臨平迎奉以歸初太常少卿施垌請於
皇城近處權設龍德別宮至是即奉安焉 九月乙未
以少保護國軍節度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
密使 戊戌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年寒食生辰

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 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
宗哀冊辛丑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
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
有俯隨遺詔日猶想御簾時要紀實爾檜曰向陛下書
扇賜經筵官皆當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評羣
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
也 有阿李者本乾明寺尼法名善靜因被擄在北界
詐作柔福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政使馮益拜宗婦吳

心兒往紹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為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鄂等隨梓宮回具言柔福帝姬在北界降徐還去年已死還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中立訴于朝遂下法寺勘實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喪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 詔福建官買茶送權場仍戒有司即時支價錢工曰官中買物往

往不即支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蓋上通察民情如此
戊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得慶軍
節度錢恂副之 製玉輅畢工 大金國遣中書侍郎
劉管刑部尚書完顏宗表等來庚戌引見 以給事中
直學士院程克俊為翰林學士 辛亥詔差內侍藍珪
主管慈寧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
白太后只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胷中無一事動
作如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孝以

謂養志曾參之所難而上優為之此舜之盛德也 初
中書舍人張擴為左僕射秦檜所知不數年至侍從屢
繳詞頭人多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秉燭草制
言者謂其太遽而文不工擴乃罷去 丁巳詔戶部待
郎沈昭遠為大金賀生辰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新
除中書舍人楊愿為大金賀正旦使知閣門事何彥良
副之愿山陽人也 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
地而城壁摧剝儻不加飾何以肅遠近之瞻况臨安府

昨被旨置回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
用之詔臨安府措置 初卜地為永固陵得于紹興府會
稽山昭慈聖獻后殯宮之西北乃遣中丞万俟卨又詔
資政殿學士鄭億年相繼按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殯
徽宗聖文仁聖顯孝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 戊寅詔
隨從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瘁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
下四十四人推恩有差 庚辰詔鎮江府依沿海制置
使例罷帶沿江安撫使 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皇太后生辰始燕于慈寧宮 時朝廷欲以福建臘
茶就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福建見任提舉市舶官更
不兼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 初參知政
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為人致書
訪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為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
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爾發書視
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官歐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
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卨曰歐擔夫者請得其名治

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伴使語塞遂已至是使還詔高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孫覲誌高之墓曰高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高給上高退而歎曰丞相誅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與檜議怒無復同寅之意矣 十一月庚寅上謂宰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

照臨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大夫黃
達如者前守南雄州為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
是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事望宣付
史館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
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滯鬱之氣遂擢達
如為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
達如建陽人賞開封人球璜弟也初太師左僕射秦
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

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待御史江邈數
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
鎮舊節封清河郡王邈建德人公望猶子也

此據野史修人

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
火之後文籍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為姦有田者未必有
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兼併貧者日益困弱皆
由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
七十萬石著在石刻今按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總二十

餘萬皆以為逃田嘗聞朝廷有按圖覈實之請其事始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轍盡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即平江創經界

司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耶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稅何言本州苗米七十萬石椿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倉中所容總數耳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審爾則用圖經三十萬為準未幾葵罷去 己亥始詔立太學養士既而權以三百人為額仍復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管官初永固陵殯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為橋道頓遞使澄熟知會稽地里自發引至復土反虞皆先事而備至是遷

澄為尚書 右諫議大夫歛縣羅汝楫言陛下近因臣
寮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
定議和而謗議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
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
欲沮害此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與彌遜尚以
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
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丙午詔從
之於是開彌遜並落職汝楫又言前殿中侍御史張戒

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
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
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少保樞密使
孟忠厚求去位罷為少傅依舊信安郡王判福建既而
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閩中之
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十二月庚申上
謂宰執曰梁汝嘉頃為戶部尚書號稱經制財用徒耗
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為汝嘉身謀則得矣如國計

何初命戶部尚書張澄等詳重修六曹寺監庫務勅令格式至是書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言者為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既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甲申上曰祥瑞何用朕所不取唯年穀豐登乃莫大之瑞也